



19th
太阳鸟文学年选
十九周年
1998-2016

2016 中国最佳 短篇小说

太阳鸟文学年选

主 编 | 王 蒙

分卷主编 | 林建法 林 源

辽宁人民出版社



2016

中国最佳

短篇小说
藏
说

主 编 | 王 蒙

分卷主编 | 林建法

林 源

辽宁人民出版社

© 林建法 林源 2016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2016中国最佳短篇小说 / 林建法, 林源主编. —沈阳: 辽宁人民出版社, 2017.1

(太阳鸟文学年选 / 王蒙主编)

ISBN 978-7-205-08795-1

I. ①2… II. ①林… ②林… III. ①短篇小说—小说集—中国—当代 IV. ①I247.7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(2016) 第274617号

出版发行: 辽宁人民出版社

地址: 沈阳市和平区十一纬路25号 邮编: 110003

电话: 024-23284321 (邮 购) 024-23284324 (发行部)

传真: 024-23284191 (发行部) 024-23284304 (办公室)

<http://www.lnpph.com.cn>

印 刷: 辽宁星海彩色印刷有限公司

幅面尺寸: 170mm×240mm

印 张: 17

字 数: 263千字

出版时间: 2017年1月第1版

印刷时间: 2017年1月第1次印刷

责任编辑: 艾明秋 高 丹

装帧设计: 丁末末

责任校对: 王 斌

书 号: ISBN 978-7-205-08795-1

定 价: 35.00元

太阳鸟文学年选

编辑委员会

主 编 王 蒙

执行主编 林建法

编 委 林 非 叶延滨 王得后

张东平 孙 郁

分卷主编

散 文 卷 王必胜 潘凯雄

随 笔 卷 潘凯雄 王必胜

杂 文 卷 王 侃

诗 歌 卷 宗仁发

中篇小说卷 林建法 林 源

短篇小说卷 林建法 林 源

你的天空为什么总是如此澄澈？

张学昕 闫海田

一

生活永远是动态的，躁动的，变化多端的，甚至是扑朔迷离、不可揣摩的。那么，相对于生活本身，文字看上去却是静态的，沉淀的，蕴蓄的，往往是不露声色的。这两者之间，构成了距离和空隙，也产生了叙述。叙述生活，呈现生命的千姿百态、波澜万状，成为一个作家的志趣、责任和使命。多年以来，我们曾经总是强调，作家在叙述生活的时候，要发现存在世界的所谓本质，对生活的品质更要作出义不容辞的判断和分析，应该有逻辑地阐释叙述中的人生，因此，感性的文学被赋予了理性的光环。这个光环，有时可以照亮文字里的生活，但更多的时候，这种对所谓本质的寻找，是对历史学家所“预留”盲点的无端践踏。生活的魅力，在一种肆意的、一厢情愿的主观暴力中必然会窒息而亡。其实，我觉得，在生活和叙述之间，连接着无数个神秘的通道，作家的选择主要在于潜伏内心的对生活的某种真挚、内在的情怀，及其在某种情怀支配下的发现、判断世界的的能力。就是说，对小说中存在世界的颜色的辨别，更多地取决于精神伦理的操守和灵魂气质的张扬，取决于作家写作中自由元素的挥发。我想，对于一个作家而言，他如何面对已经进入他视野的生活，如何发现并处理好自己与这个世界的和谐或者不协调，呈现自己所看到、体悟到的东西，去确证生活与内心之间的距离和反差，这才是最根本的问题。

这也是衡量作家写作中精神自由度宽广与否的关键。其中，作家情感结构中最突出的部分，就是审美主体的精神、道德、伦理和文化的底线。而对这个底线的把握程度，又直接影响到作家对这个世界的判断。因此，美学的标准，自然、历史和人性的发现，对意识形态的理解和超越，都是影响文本精神维度的重要元素。面对生活、存在世界的苦涩，仍能充满信心地将美好和善良的力量，植根于灵魂的自由里，既是作家的胆量，也是对生活本身和人的尊重。作家的内心一定要像蓝天，高远、自由和澄澈，这样，他头上的那片天空才会永远的湛蓝。无论什么时候，对于这个时代的生活而言，作家最重要的、能够让写作呈现自由、神性的元素，可能就是包容，就是发现。也就是说，发现生活以及生活中的精神、灵魂和行为的细部，是每一次叙述的基础。

我们感觉，2016年短篇小说的整体形态和质地的不凡之处，就在于作家对这个时代生活细部的深入探掘和发现，在于作家感受力和表现力的突进。在这里我使用“突进”这个词，来形容这个年度短篇小说的变化和发展，是想强调在这些文本创造中，已经开始有了更理想和更恰当的小说修辞。因为，短篇小说的写作，既是作家对自己存在经验的提炼，也是小说艺术魔术师的实验场。近年来，我们期待更多作家，越发能够触到时代的中枢神经，感受这个时代的悲悯或尊严，人性的困扰，在写作中调控好道德和非道德的冲动，发掘出生活的奇异性，真实性，做出踏实、贴切的表现，以切近这个时代最具特性的情境。事实上，那些优秀的、有灵魂担当的作家，的确真正细腻地发现了藏在生活表象后的那个终极的价值和存在。一句话，优秀的作家，哪怕仅仅是写作一个短篇小说，也要显示出揭示生活、扭转生活的精神力量和直面世界的勇气。2016年的短篇小说，使我们对当代的小说创作产生了更大的信心。

二

近十余年来，苏童始终醉心于长篇小说的写作，《碧奴》《河岸》《黄雀记》，无疑构成了他文学创作新的里程碑。但是，一个对短篇小说有“生理性”喜爱的作家，对这种文体总是会感到手痒。所以，我们注意到，每一两年，他都会拿出一两个短篇小说，而且这位短篇小说“圣手”的大气和灵动，丝毫也

不会减弱。《万用表》在2016年的短篇小说写作中，依然显示出它不凡的力度和劲道，无疑是2016年短篇小说的重要收获。在这里，苏童试图通过一个乡村青年在城里工厂生活的短暂履历，求证出一个时代的精神的“测量计”——灵魂的变化与纠结。大鬼和小康，这是一对年轻的新老工友，他们几乎是一对无法磨合的“冤家”，这不仅源于城乡意识、观念的冲突，还在于时代变迁中世道人心的惊悚、撕裂与沉浮。大鬼就是当代生活在推进过程中，人在寻求生存生机时，狼奔豕突般竭力走出生活和人性逼仄的浪子，而小康这个乡村旧梦的承载者，他没有抵御住残酷生活对他的深层诱惑，他的个性也无法使其保持合理的生存状态，日益显示出社会激变中苦不堪言的生存窘态，在自己的不安和悸动里丧失应有的平静和平淡。

大鬼后来已经无法相信小康的变化，他分明在小康的身上看到了另一个自己的影子和轨迹，但是，小康的人性却扭曲得面目全非。当一个人辨别不清楚一个曾经如此了解和熟悉的面貌的时候，后者自身的反差，恰好构成了现实的魔幻和荒诞。小康之于大鬼莫过如此。

夏天的一个黄昏，大鬼在锦绣街的时装店里看店，发现玻璃门外有一对打扮时髦的年轻情侣，对着橱窗里的模特指指点点的。男孩女孩都面熟，他先认出了谈小菲，她是瓷厂医务室的护士，因为大鬼不正经，她曾经拒绝为大鬼注射青霉素。然后，男孩摘下了墨镜，也就是这个瞬间，大鬼几乎惊叫起来，那个染了一络金发的墨镜男孩，那个穿着红色无袖衫和夏威夷短裤的时尚男孩，竟然是小康。

大鬼不敢相信，他的离开如此有效地改变了小康，甚至加快了小康的成长发育。小康长高了，变魁梧了，大鬼清晰地看见小康结实的大臂肌肉，上面纹了一个醒目的硕大的刺青，是彩色的，是一条张牙舞爪的飞龙。

可以说，这是一个“影响”的焦虑，是一个人性蜕变者的悲剧，或者说，是人性循环和复制的荒诞剧。一个人在成长和生长中，某些元素不经意的、潜移默化的影响，一个人最初所轻视的、鄙夷的东西，最终却成为自己无法摆脱的宿命及其最终归宿。冥冥之中，命运的力量，性格的悲剧，生长的历史，都

必然在这个复杂、变化的时代陀螺的快速旋转中，失去重心和定力。小康在人生懵懂的状态里，终结了原本很朴素、很踏实的存在可能。所以，小康赖以生存的大地和天空，都发出无奈的抖动和旋转，最终被抛出原有的轨道。

无疑，艾伟的短篇小说《小满》，也是另一个无法阻止的悲剧。它所瞩目的是当下社会中常见的“代孕”事件。“喜妹”这个在城里给白老板家做了许多年的奶娘，当年她抛下了自己的儿子“国庆”，把奶水都给了这个别人家的孩子。她看着他长大，长得那么漂亮，可突然就死了。“喜妹”对这夭折的孩子有一种说不清的复杂感情，而相反，她对自己亲生儿子“国庆”却已经变得十分陌生。后来，“喜妹”带着自己的女主人回到乡下，来找她的侄女“小满”，她们想让“小满”为白家“代孕”生子。于是，“小满”接替了“喜妹”，成为“白家”的“生孩子的母亲”。这无法不使我想起柔石的《为奴隶的母亲》。一百年前的那“春宝”与“秋宝”的名字不断地令我慨叹唏嘘，不能自己，因为它真实地写出了一个生为人而不能拥有人之权利的母亲的悲苦。同时，我也想起了蒲松龄《聊斋》里的那个“狼”的故事。两个小儿，各捉一狼的幼崽，分别爬到两株树上，拽其耳朵让它们嘶叫，此起彼伏，终于，令狼的母亲累死在往返于两株树间的奔跑之中。在今天的都市里，那种“为奴隶的母亲”的女性依然存在，“代孕”的“小满”疯掉了，她“狼”一样护着她的“幼崽”，躲到冬天的江边废弃的闸门房里，以野兽的眼光，逼视着想来夺走她的孩子的人们。先前读一些现代的小说，总觉得是隔世之事，因而心中先加了一层护板。而艾伟的这篇《小满》，使我更深切地感受到了柔石或老舍的小说世界，那个世界发生的故事，与我们身处当下的情境，竟然相差无几，时代虽过了近百年，然而，人在已变化了许多的世界里的身份依然没有大变，仍然有“月牙儿”式的“母女相袭”般卖身的女子，仍然还有为富人们生儿子的“代孕”的“为奴隶的母亲”在世代接替，也依然有城市里孤独而自怜的诗人们，走投无路，彷徨着而没有方向。伦理和道德，似乎早已不再是灵魂的“红线”，任何价值砝码的倾斜，都难以阻止悲剧在当代的重演。

其实，艾伟和东西的小说，在精神气质的层面，有着异曲同工之妙，他们仿佛有着一一种宿命般的默契，因为两个作家经常在叙述的道路上，有着不期而遇的神交。前者的《小满》与东西的这篇《私了》，在观照现实的视角和心态

上，可以说更是貌离而神合。

东西近年的创作，同样喜欢将社会热点与新闻事件拽入其小说的叙述之中，这也显示着他对当下现实零距离的切入姿态。我感觉，《私了》的背景，显然指向的是2015年发生的“东方之星”在长江上的翻沉事件。“李三层”的儿子“李堂”在刮台风的江船上遇险，他为了减轻妻子的痛苦，编造了一个“李堂”遇到“富二代马丽莲”的谎言，他拿着儿子的“善款”回到家里，告诉妻子，儿子“李堂”正在跟“富二代马丽莲”在豪华游船上，这钱就是“富二代女友”给的。这个小说蕴含的张力，看上去像是来自“李三层”没有丰富的想象力，来编好他的这个“谎言”的每一个细节，因此，他内心的巨大悲哀，让他只能对“妻子”一连串的疑问说出一个又一个的“你猜”。于是，小说就在这对夫妻的荒诞的“你猜”——“对了”——“接下来呢”——“你猜”的对话中不断地、勉强地向前推进，直到叙述把“李三层”推到崩溃的边缘。他终于潮水一样涌出了深藏内心的悲伤的泪水。这是一对苦难的底层夫妻，“李三层”的痛苦，在他的单调的“你猜……你猜”的底下，终于生长出了强劲的不可阻挡的缠绕的力量，他们贫乏的关于“富二代马丽莲”的想象，也终于透射出灼人的悲哀的光芒。东西的小说，一贯以尖锐犀利的笔触，探进现实的种种不公与困境，正如其《被篡改的命》一样，《私了》将底层人的命运悲剧与灵魂的悲伤写得不动声色，产生出烧灼般的现实最狰狞的部分，以及生命的刺痛感。叙述让“李三层”始终忍受自己的精神、心理的切肤之痛。从丧失儿子的那一刻起，他生命的天空，已经没有任何朗照。也许东西根本无法给他自由释放丝毫悲伤的机会，让他一直这样把痛苦憋在心里，沉浸在苍凉世情的无奈之中。这种在丧子后连释放“悲伤”与“痛苦”的自由都没有的处境，正是中国当下底层人命运的一种隐喻和象征。东西仅仅用一个短篇的叙述将其表现出来，可见其直视现实的态度和勇气，是多么令人尊敬。

弋舟的小说，向来以对人内心的深度开掘而著称。从《等深》开始，到《所有路的尽头》，他对当下人的内心世界的展示，无疑显示出独一无二的遒劲而充满膂力，就如同他的写作，于不经意间“突兀”地进入我们的视野，令人惊异。这个短篇小说《发声笛》，弋舟写中风之后的“马政”与他的妻子“王晰”、多年的朋友“夏惊涛”，以及朋友的女儿“夏攀”，对其微妙的内心感受的

呈现，足以令人胆战心惊，像是一部结构缜密的独幕话剧，在紧凑的空间里，让我们感叹，原来，人的内心深处，就是一个隐藏着大海般深不可测的黑暗的王国。“马政”是在与“夏惊涛”喝酒的时候，突然间中风的。那时，他正举起胳膊要去敬“夏惊涛”，但突然听他说起女儿要回国了，“马政”便血往上涌，手便不听使唤，无法自己。虽然他努力去完成敬酒的动作，但身子却跌向桌面，一头栽进还没来得及撤下的那盆牛肉羹里。这就是“马政”中风的真正原情景。但他自己竟也无法知晓当时为什么会有如此强烈的心理反应。于是，弋舟慢慢地展开了他一贯擅长的叙述，一点一点地将读者引向“马政”与“妻子”及“夏惊涛”之间微妙的往昔岁月，以及同少女“夏攀”在地下车库里的神秘相遇。显然，弋舟对人内心的展示，并不简单地依循弗洛伊德的所谓“精神分析”的线路，他所展示的“人心”，充分地、千丝万缕地连接着社会与历史的复杂基因。“马政”对“夏惊涛”的强势所产生的“复仇”心理，被挤压到了潜意识的层面，终于转化成对“夏惊涛”的女儿“侵犯”时的“快慰”与“兴奋”。而这才是令他“血往上涌”而终致“中风”的精神和生理的双重原因。但“夏惊涛”的坦荡与真诚，又让“马政”感到羞愧难当，当他看着头顶已秃的妻子低着头为他忙碌，多年的朋友亲自一勺一勺地喂他食物的时候，人性的力量又悄悄地流淌出来。于是，人到中年的感伤，从他含在嘴里用以治疗中风病人练习发声的哨子中，含混地飞荡而出，恍惚之间，有这样的歌声传来——“回头有一群朴素的少年，轻轻松松地走远”。而这些，无疑已使叙述暂时地跳出人性的黑暗，进入了哀叹时间流逝的诗意的层面。

近些年来，徐则臣以他不凡且精进的写作，对人的命运在一个时代的变迁或性格裂变，做了耐心、从容而精到的叙述。在他貌似“漂”和“跑”的文本状态里，城市闯入者、“底层人”或现代都市人的挣扎、暗影、郁闷和焦灼，在情感和欲望的大泽里，尽显无遗。这篇《狗叫了一天·日月山》，没有刻意的渲染，没有复杂的人物关系，简单的故事情节，庸常的“北漂”生活，主角虽然是狗，却在狗与人之间留下了大量发人深省的叙述空白。狗狂躁、滚烫的声音如同人声，而人却像狗一样歪歪扭扭地走路，究竟是狗像人，还是人像狗一样地苟活？小说中的人物形象，都是生活在北京的最底层，甚至是“北漂”的移民，压抑、焦虑、苦闷、困窘的生存现实，让他们的内心得不到任何舒展的空

间。但是，蜷缩太久的精神终要找到一个释放的出口，狗叫就在恰当的时刻，充当了重要的导火索。表面上看，行健和米萝只是因为狗叫影响他们睡觉而去“收拾”它，但其实质上，这是一种“情绪的转移作用”，在两个人无尽地享受着，在狗为了得到排骨讨好地趴在地上的时候，在米萝一脚比一脚更用力地踢在狗身上的时候，在两个人看着狗够不到尾巴上的排骨汤的窘相而兴奋的时候，他们的所作所为和表现出的状态，早已超越了阻止狗叫的最初目的。他们是把平日里生活中的负面情绪，都转移到了狗的身上，以此来发泄，释放。行健说：“要是条德国黑背，你叫了也就叫了，你他娘的连条京巴都不是，就是条土狗，你还有脸了！”“我”接着说：“那条狗的确没啥出奇的，一条土狗而已。皮毛只是黑白两色，现在黑不是黑，白不是白，随地乱卧，身上沾满了泥土和便溺。风餐露宿在门前简陋的狗窝里，冷惯了，一趴下就习惯性地缩成一团。”试想，难道它的品种高贵，它的叫声，就不会打扰到行健他们睡觉了吗？狗眼看人低，人眼也会看狗低。再进一步想，这样一条风餐露宿，乌糟肮脏的土狗，它的主人以及它主人的邻居又会是什么“高贵的品种”呢？作者从头到尾几乎没有在正面描写“北漂”底层生活的状态上着任何笔墨，但是读者却可以从狗的生存状态和人“逗”狗的过程中更深刻地感受到一切。不知为何，反复地读着狗在拼命地去够自己尾巴上的排骨汤那段文字，总是会令人莫名地想到那些在北京以追逐梦想之名而飘荡的人们。梦想的忽远忽近，牵动着他们的心弦，失望、希望总是在情绪间交叠，不管多么努力，似乎总与梦想相差着一定的距离。

小说的结尾处，“我”在书中看到狗的尾巴是具有维持平衡的作用，延伸开来想，那么人呢？如果人失去了“梦想”这个尾巴，是否还能继续维持自身的平衡呢？“梦想”这个词，对于大部分的“北漂”者来说，可能还过于空泛、缥缈，在这个庞大而复杂的群体里，更多的“北漂”，不过是用最基础的劳动力，换取最基本的生存的可能性。对于他们的存在，人们早已司空见惯，熟视无睹，但是，他们的生活形态和精神样态，却隐没在大都市的角落里，无人问津。徐则臣试图用文字将这样一个羸弱的群体照亮，用鲜活真实的细节，把这些小人物垒筑成故事的主角，在平实的叙述中，缓缓地打开这个特定群体在一个时代里的精神暗箱，映射出他们苦涩、弯曲的灵魂怪影。或许，他文字的力

量，还不足以抚平其中的感伤、悲凉的褶皱，但他努力地走进了那片阳光永远也照不进的地域，感受他们所面对的冷硬与荒寒，去触摸生命内在的、细致的纹理，使“北漂”成为现实“众生相”中不再沉默的那个。徐则臣写出了他的同代人以及他的前辈们，在这个时代身体和灵魂的双重逼仄，为“这一类”生存的漂流者立下了倔强的纪念碑。

三

短篇小说的语言、细部、意象和结构，是短篇小说这种文体存在的关键和命脉。其中最重要的，是因为这些元素会直接影响到小说叙述的内在质地。一种语言、一些细部、一种结构，决定着—部短篇小说的色调、意蕴、格局和分量。按照美学家桑塔耶纳的理解，任何一个小说的文本结构，都是由审美的第一项和第二项构成。第一项是文本实际呈现的事物，—个词、—个句子、—个语境、—个人物和—个故事。而审美的第二项，则是潜隐在故事和结构背后的事物，—种蕴蓄，—种象征。那么，我们完全可以从下面的几部短篇文本中，感受到许多仿佛是与生俱来的有关生命、命运的困惑，它唤起我们的，也许竟是一颗无限怅惘的心。

与江南的作家相比，吕新的语言，更显现着—种粗犷的北方气概，但令人惊异的是，在那种粗犷美学基座下，却隐藏着可以细腻到针缝里的品质，他能将细小到看不见的生活的褶皱慢慢充分地铺展开来，—点—点地铺就在我们的眼前。《烈日，亲戚》以几乎没有大的情节的叙述，让我们看到，好的短篇小说，就是应该如此地在细腻而平静的低吟中释放感伤，即使它的叙述语言有多么平静；好的短篇小说，又该是多么地惜墨如金，让我们不舍得快速浏览，唯恐看到小说结尾的翩然而至。“于小青”到乡间的“大姑姥姥”家走亲戚，她看到了“大姑姥姥”是怎样地将“去痛片”大把大把地放进嘴里去咀嚼；又看到有些智力障碍的“顺顺”，怎样无法应对少女的月经，而把黏黏的血液到处涂抹。这被遗留在乡间的“—老—少”，也许是当下农村的逼真的缩影，“于小青”的到来，给吃“去痛片”度日的“大姑姥姥”与孤独的“顺顺”，带来了我们不能想象的慰藉。她耐心地为生满虱子的“顺顺”洗头，跟午夜醒来抽烟的

“大姑姥姥”说起她被捕了十几年的“体仁舅舅”。但她的力量是如此的微小，在这广大的乡间的苦难面前，“于小青”最终只能仓皇地逃离。小说的结尾，当我们看到“手里提着大姑姥姥捎给于小青母亲的一点扁豆面”的“顺顺”，将“于小青”送到村口的细节时，我们已经无法控制自己同情而感伤的泪水。若干精彩的细部，构成了一幅残酷、荒凉的现实图景，这个图景的背后，带领我们进入了鲁迅式的精神主题和当代作家阎连科式的“荒寒”意识之中，存在的无奈感，强烈地侵袭着人心的沙漠。王啸峰的《萤火虫》，以“萤火虫”的隐喻或意象，来概括他的这篇描写苏州“扇画艺人”在市场大潮中，为追求“艺术”与“美”而罄尽内力挣扎的故事。继承了父亲绘画天分的“二子”，有非常敏锐的艺术眼光，这种艺术的眼光，显露在他做的每一件事情上。于是，当他成为一个美发师后，他的技艺，着实给附近的人们带来了不小的震惊。但“二子”终究只是一个手艺人，在“画扇”与“发财”两个理想之梦相继破灭之后，他像一只小“萤火虫”一样，只有自己的微光。在江南的水乡的夜晚，他平静地自安于继续经营着一个“小美发店”的慰藉之中。不过，在舒缓的叙述里，王啸峰让他的每一个人物，都显露出苏州所特有的小桥流水式的风采情韵，他们温婉而沉静，即使身为男子的“二子”，也表现出一种女性才有的静穆的美好，而“兰姨”则更有江南妇人所特有的神韵，款款牵动人心。这是一曲水乡的歌谣，只不过，它已被现代工业与市场经济打破了宁静，喧嚣与浮躁已隐约其间，泛着隐隐的、丝丝缕缕的痛楚。仔细品味，小说富有一种悠长的意味，但亦有过于平淡的缺憾，在小小的人生波折里，“二子”与“三子”以及“兰姨”们的人生，都似乎缺少了一种小说所应该具有的使读者心灵跌宕起伏的力量。

韩松的科幻小说，一向以“诡异而华丽，深沉而热烈”著称。孟京辉说它“散发出一股技术时代的妖风，像一个新鲜、生猛而痛苦的幽灵”。但当他将迷幻的、擅长虚拟世界的眼光，从深邃的宇宙重新拉回到现实世界的时候，他所看到的人生和存在世界，也同样显得“缥缈、捉摸不定”。而且，这似乎已成为“韩松”观察与描绘这个世界的独特方法。几乎他的所有的小说，都有这种使人感到如在梦中的不真实感，仿佛游弋在一种失常的状态。因此，当我们看到他笔下所描写的每一个人物与细节时，你都会不自觉地产生怀疑的心理——这个

人物所说的话，真是从他的内心发出的吗？这个人所看到的事件，真的曾经确实地发生过吗？《采摘》这个短篇同样如此。“我”和其他一些年轻人，陪同单位已经退休的老人们去郊区采摘，老人们虽然退休了，但他们依然抢占与控制着年轻人的资源，而且生龙活虎，有着永不衰竭的精力。看上去，小说从非常真切的、细腻的写实出发，但诡异的是，在小说的结尾，我们却被带到了一个极不真实的地方，我们一下子感到异常的陌生，甚至有些茫然而不知所措。当我们看到“我”与“团支书姑娘”来到一片挂满“白花花的头颅”的树林前时，世界突然变得非常陌生。我们感到前面所有扎实的细节描写，竟然都是那么可疑，而这一点，也许恰恰正是韩松所希望看到的。他喜欢以这种迷离而虚幻的眼光观察世界，也喜欢让人们看到他观察世界时遥远而恍惚的神秘的表情。

从《棋语·靠》到《棋语·扑》，很明显，近年来，储福金已将“棋语”作为一个小说系列来创作了。以“棋道”上的哲理来参悟人生，将下棋时的“棋术”与人的某种固有的性格相互联通，最后直指人生的某种宿命，这似乎已成储福金最近以来小说创作的一个基本套路。不能不说，这是储福金结构世界、禅悟生活的一种艺术方式，是借围棋之语解构或重新结构生活的策略、手段。平心而论，“棋语”无疑带有某种深入的禅机，这在小说的意味上，增加了美感与哲思的空气，但先入为主地设置一个“棋语·靠”或“棋语·扑”的主题，也为小说的叙述方向设置了一个无形的枷锁，这很类似于“主题先行”。因此，这也使小说的写作带上了某种刻意为之的斧凿的痕迹，这似乎会影响到小说意境以及丰富性的生成。但我们最终相信了储福金深厚的笔力，它完全穿透了这种“主题先行”所带来的负面影响，他的故事，在讲述过程中也时时溢出了“棋语”的边界，直抵存在世界的灵魂内核。毕竟，“人生”比“棋道”更加复杂，也更加难以映射。《棋语·扑》中的“常朔”与《棋语·靠》中的“张好行”，采取完全相反的“棋术”，“张好行”一味的“粘”与“靠”，“靠”得人“躲不掉、走不了”，“常朔”则是一味地扑，像猛虎一样，一番猛烈的狂扑，扑得对方阵脚零乱，直到溃不成军，然后趁机取胜。但是，“张好行”正因为在下棋时一味地“靠”，他深知被“靠”的苦处，因此，在现实之中，他反而最怕被别人“粘靠”，以至于他的人生智慧便是“躲”。最后，他还是没有躲开“宿命”对“他”的“靠”。“常朔”在现实中则是将“扑”运用得炉火纯青，他扑

向一个一个的女人，扑向权力、名誉、金钱，但在他老之将至的时候，他幡然悔悟，原来“扑”并不能“守”，“扑”成为人生的本质后，他完全忘记了为什么要去“扑”。小说似乎并不在意故事的情节走向，在断断续续的讲述之中，更在意一种禅机的传达。应该说，储福金近些年的写作，播散出一种对小说艺术，尤其短篇小说结构的智力锋芒。结构感，在他的叙述中日益强劲，如同为短篇小说这种文体注入了新的生机，增加了不可忽视的新“手筋”，新元素。

坦白地说，韩少功的《枪手》，其前半部分并不显得格外出色。但随着叙事的展开，小说的张力在后半部分的结构中渐渐增加，而到小说的结尾，它终于积聚成使人震撼的力量。这时，我们终于由衷地赞叹了，韩少功毕竟是韩少功，这种在短篇小说极短的叙述长度中，迅速生成气势和活力的劲道和功夫，二三流的小说家的“三脚猫”功夫断然无法实现。初看，这篇小说的叙事腔调似乎有些漫不经心，而叙事手法则有意识地让人感觉荒诞或者似是而非，但这就如同一个讲恐怖故事的人，故意装作镇静一样，那种漫不经心的背后所隐藏的悲愤，反而更加使人不安。“夏如海”被种种荒诞的巧合、混乱而黑暗的人最终逼到死路之上，这个事实，韩少功让“我”这个叙述人不愿去相信，而祈望着“夏小梅”能够出来证实这个事实并不是真的。“夏小梅，事情是这样吗？夏小梅……你可以通过杂志编辑部联系我，告诉我你失联后的故事，告诉我你哥眼下或许就是我说的这样。”结尾处的悲哀的呼喊，使小说产生了特别的力量。从《日夜书》开始，韩少功在“寻根”多年以后，开始对“文革”的题材与历史有特别的表达信心与热情，且与当下其他表现“文革”历史的作品有着极大的差异。韩少功的“文革记忆”，在“缥缈”之中是带着隔世的酣畅与惊悚的——“他是一个得胜回朝的大王，扯歪了一张脸，把狂喜和骄傲宣告四面八方，等待臣民们欢呼的排浪。”“夏如海”砸死了狱警“发癞子”，把羞辱过他的狱警的脑袋砸出了“白浆子”，他终于酣畅地复了被诬陷与羞辱的仇。使人惊奇的是，这风暴般的场景与故事，韩少功竟然是以平静而恍惚的腔调叙述给我们的。而且，我们分明又在这样的叙述里，还体味到了他更深刻、更细腻和孤独的深层结构。

叶弥的小说，始终有着一股不可阻止的倔强的力量。其文风格调、文字的气韵、叙述的视角，自然而朴素，不事张扬。她刚出道时，与上世纪八九十年

代的种种潮流，就若即若离，我行我素。倘若将其划定在女性主义讨论范畴，显然是粗糙和草率的；如果简单地将叶弥的大量小说，仅仅归结为“成长小说”，也同样是一种有局限的界定。我认为，难以被“归类”，是一个成熟小说家的标志。从叙事美学的层面考虑，她的小说中似有一种清雅、古典的味道，朴拙而不事技巧，俗世的沧桑之美中还透逸出轻灵。这样的叙述，其中是暗含哪一脉流风遗韵，至今我还未能真正地梳理明白。很久以来，我都在想，这其中，一定有某种秘不示人的“玄机”，只是，她不会在文本的字里行间轻易地袒露出来。因为，叶弥丝毫不屑那种异样情调的浅淡，在素雅之色中，她对自己的内心总是怀有丰厚的期许。这种质朴的品质，是叶弥其人其文一贯秉持的精神面貌。也许，正是对这种品质自觉或不自觉的追求和保持，使得她更加善于在日常生活的场域里，过滤掉粗鄙和痛感，怀着虔诚之心、敬畏之意，让她的宁静的文字，生出清澈如练、回味无穷的气韵，而蕴藉在其中的内涵则丰饶多义。这个短篇小说《天堂里的一座桥》，就是一篇貌似呈现“成长”而实则叙写世态人生的小说。小说虽然选择“少年视角”，实际上，它是想通过这样一个童话般的故事，照见一个时代一群人的存在状况，轻松的叙述后面，埋藏着异常沉重的现实与命运、成长的宿命等一系列的母题。

一座普通的乡村橘子园，被命名为“天堂”，一条普通的小狗被称为“撒旦”，一棵平常的橘子树叫“伊甸”，一个农民工的孩子自称为“耶稣先生”。而五个小伙伴则称为“未来福音”。小说看上去笼罩着丝丝缕缕又浓重的“宗教”意绪，孩子们各自编织的经历、故事，就是他们的梦想，更像是几个孩子在童话世界里憧憬圣经里的愿景。一个孩子意外的溺水，让十二岁的成人礼成为一个仪式，一下子让自己与世界的关系发生了巨变。“老酒鬼”，陈爷爷，“耶稣先生”的爷爷奶奶、爸爸妈妈，他们对道德、价值的取舍，实质上就是在纯真心灵上的胡涂乱抹。孩子们拥抱这个世界时所遭遇的，竟然是无法挣脱的价值冲突和人心向背。我们会想起余华的《十八岁出门远行》，还会猜想一个人的命运与世界之间是否存在某种宿命般的因缘。

奇怪的事发生了，所有的物体在我眼里都变小了，它们集体缩小了一个尺寸。妹妹淹死在小水沟里的原因，是小水沟对她来说就是一条小河。

巴弟淹死在小河里的原因，是小河对她来说就是一片大海。我在月光下看看我的手，我发现我的手也长大了。

我无法确定，此时的心里是喜还是忧。有一点是肯定的，如果我长得足够高大强壮，我就不会淹死在小河里，撒旦和老酒鬼也会害怕我。在幻想中的人生理想实现之前，我得先与这个世界对抗。我赢了，才有机会。

叶弥在小说的结尾写道：“我把我十二岁以前的人生命名为‘许愿’。”我感到，叶弥在这个小说里，放进了太多的元素，甚至想将这个短篇写成一个寓言。我想，对于一个真正有良知的好作家来说，他的每一篇小说，都是对这个世界，对每一个心灵的虔诚许愿。

记不清建法兄曾经编选过多少个中篇或短篇小说选本了。二十余年来，我为他的一些选本多次写过序言。他对作品每次精细的淘选和爬梳，都是一次次庄严的抉择，有一句俗语：眼里容不得一粒沙子，这句话，用在建法的身上再合适不过。他在选本美学原则的坚持上，近乎倔强和苛刻。但我坚信，他是当代最好的文学选家。因为我知道，他面对一切文学文本的时候，他内心的虔诚和对于文学的神圣感，以及其极为特别的文本感悟力、审美经验，对文学史的熟稔，使得他的目光、他的感受，充满兴奋，也充满激情，而他对于任何一处文字细节所作的心灵深处的感知，又是冷静的，他决不满足于他人对作家、作品审视的惯性和认可，而是自己进行一种极为挑剔的解析，而且，也处处可以感受到他的节制。因此，他的选本往往是独特的，迥异于他人的。我想，这无疑也是对文本个性的尊重。我也似乎藉此明白，他自己的选本，为什么总是委托其他人作序，或许是自己再建立一个参照系，对自己的选择做最后的检验。可见，建法对于文学的率真和坦诚是显而易见的。他深知文学的浩瀚，而他又喜欢在每一篇精彩的文字里面感受来自心灵的呼应，倾心地谛听各种叙述的天籁之音，所以，他的精神的天空，永远是那样的湛蓝、澄澈。